

王安忆
著

妹头

继《长恨歌》之后，王安忆再次向我们呈现她的上海，一个处处浸透了张爱玲又处处浮凸着王安忆的上海。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妹头/王安忆著.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0.1
ISBN 7-5442-1495-8

I. 妹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5162 号

MEI TOU

妹 头

作 者: 王安忆

责任编辑: 袁杰伟, 杨心雯

插图: 李芹芹

封面设计: 叁叁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南海出版公司 (电话: (08) 5350227 5352906)

社址: 海口世纪广场利国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3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375

字 数: 100 千字

版 次: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0 册

书 号: ISBN7-5442-1495-8/I·293

定 价: 12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妹 头

傍晚时，他在马路上看一个女孩吵架。

一辆出租从马路中间斜穿过来，在人行道边陡然停下，车门哗地打开，走出那个女孩子。她绕过车头，跨到那边车门，又哗一下拉开，冲着里面说：出来，你出来！那司机不得已的出来，说：出来就出来！虽然是行人稀少的时分，可还是围上了一些人，他就在其中。人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，那女孩子的气势又如此凌厉。女孩子穿一条浅颜色的牛仔裤，足下登一双麂皮矮靴，垂肩的直发微有些枯黄，但依然柔软，手里提着几个购物袋。她叫出了司机，便跨到马路中间的快车道上拦车，专拣那种桑塔纳型的出租车，一边说：打赌，我和你打赌，赌一百块钱！那司机说：赌就赌。有几辆出租车绕过她开走了，而有一辆则迟疑地停下了。女孩子打开那车的门，身体向里一探，大声叫道：你过来！这才是打暖气了，打暖气是什么样的？是这样的！和她打赌

的司机缩在后面，就是不过去，嘴里硬着：那是新车，我是旧车。女孩有他这句话就把车门一关，这司机到底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迟疑地又把车开走了。女孩回过头，说：你旧车？你不是说你是桑塔纳 2000 型？你明明不打暖气，骗子，一百块钱拿来！那司机听了这话，就好像抓到理了，向着围观的人说：我怎么会说是桑塔纳 2000 型？桑塔纳 2000 型是这样的吗？女孩并不饶他：你自己说，暖气也打不出来，还要做生意，你随便叫谁来看，有没有暖气！她的声音又高又急，可一个字也不含糊，清楚而犀利地吐出。她像只小鹿一样，绕着那辆出租逼问那司机，司机几次忍无可忍，奋起反击，又被她逼了回来。

他从头至尾观看了这场吵架，直至那司机不收她车钱，让她下车，她又另打了一辆出租，开走，结束。他想起了他的前妻，妹头。妹头就是这样的人。

妹头是她的小名，完整的叫法是阿妹头，简称为妹头。在上海话里，“妹”是发“怀来”的音，十三韵里的第六韵，第一声，有些像羊叫：咩——，“头”则是浊音，很短促的一收，又和上海话里的“豆”同音，叫起来，就有一种乡俚的娇憨，是那种摔摔打打的宝贝。人呢？是生在闹市里的人口密集的弄堂里，这种女孩

妹头
就是这样的人。



子，从小到大，都有着一个特别亲密的女友的圈子，那种类似工厂里的小姐妹的圈子，彼此都是称呼小名的，所以她的小名要比大名叫得更响亮。她的大名，叫做朱秀芝，像这一类闺秀气十足且乡气未脱的名字，都是出自妹头那样的父母。父亲从常州乡下出来，到上海学生意，最后学成一个绸布店职员，妻子是同乡人介绍的，不过是苏州木渎镇上的人，在上海的纱厂做细砂工，后来身体不好病退了，在家做家庭妇女。老实，勤勉，本分，再加一点过日子的精明。

他们住在淮海路上一条弄堂里，这条弄堂要说也是正宗的洋房，红砖的墙面，高高的台阶，石砌的圆拱门，宽大的木楼梯，荸荠色扶手的栏杆雕着花，天花板四周也雕着花，窗是双层的，有一层是木百叶窗。要是一家一户住，那定是大户人家，都可住的洋行的买办，可事实上，住的却是小家小户。像妹头这样的人家，就算是上等的阶层了。他们住底层朝南的大房间，是一幢房子里最好的房间。要是一户人家住，这一间大约就是客厅，而后面的，朝北的，略小些的，由另一户人家住的一间，则是内客厅，抽雪茄，打牌，或者女眷们聚集的场所。现在这两个厅已经分隔，封死。在那面墙画境线的位置以下，墙面突然收进了半匹砖的样子，这就是后来砌上的。在这并列的两间厅外面，是楼梯，楼梯的

另一侧，则应当是书房，更要小一些，略呈狭长的，也是并列的两间，还是住了两户人家。再推后，便是厨房，楼梯底下有个三角间，本是堆杂物的，如今做了谁家的卧房，可安一张床和一张桌，顶里面的地方，却不够抬头的，只能伸脚。在厨房和三角间当中，由于房子的深度，到了这里，光线已相当暗了，在这暗中，几乎看不见的，有一扇小门。这扇门的尺寸，厚薄，和所用的木料，都与这座房子的体积，结构，气派甚不相称，它不仅是窄小，还低矮，并且单薄，也没有锁和插销的装置，一推，便开了。不由眼前一亮，北面的均匀平铺的光亮涌了进来。紧接着，洁净的边缘清晰的鹅卵石地面也扑进眼睑。这里是后弄。这条后弄很意外地，人迹罕至，与前弄里的嘈杂喧嚣形成对比，它相当寂静。

妹头家住的这间大间，南边，临弄堂，还有个内阳台。妹头家在这个内阳台里做了个大大的文章。他们在内阳台的一侧，隔了一间，做成一个小卫生，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，还有一个洗脸池。底层只有一个小卫生，是套在内客厅里，也就是与妹头家一墙之隔的，后面那家的房间里。因此，像对面的两户人家，因为隔不出地方装卫生，不得不用马桶。二楼和三楼，因是作卧房设计的，有大卫生，但又是套在某个房间里的，其余人家，也要用马桶。住在洋房里，却用马桶，虽然不相

称，可也不奇怪。这城市，尤其是这闹市，就是有许多不相称。弄堂里有一首童谣，便是唱的这个：赤膊戴领带，赤脚穿皮鞋。必要用沪语来唱，“领带”的“带”和“皮鞋”的“鞋”，是发第一韵，“发花”韵，就响亮。节奏上呢？“赤膊”两个字后面带有副点，和接下去的“戴领带”的“戴”，组成切分，下一句也是，唱起来就十分昂扬。像妹头家这样有自家独用的卫生，在这弄堂里，又好算上层了。自家搭的小卫生，仅占去内阳台的四分之一，还有四分之三的地方，很宽松地安了一张大床，床头放一个被柜，床脚一架缝纫机，还有地方走路。妹头的奶奶，就带着妹头的哥哥和弟弟睡这张床。妹头则是同她妈妈合睡的，睡在大房间里。

大房间是一个很漂亮的，有着中产阶级气息的房间，它和很多上海中等人家一样，将卧室和客厅做在一起，非但不局促，还很舒适，并且堂皇。在这个长和宽比例适度，因而就显得很敞亮的房间里，靠着北墙，也就是方才说的，那一面凹进去的墙下，放着一具镶有穿衣镜的大衣橱。离大衣橱半步距离，横向地，并列两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，之间隔一张床头柜。再过来些，是一张三人长沙发，长沙发对面的墙下，是一具五斗橱。沙发和五斗橱之间的那一片相当可观的空地，就是一张独脚的圆桌，四把高背靠椅，形成了这个房间的中心。

大房间是一个漂亮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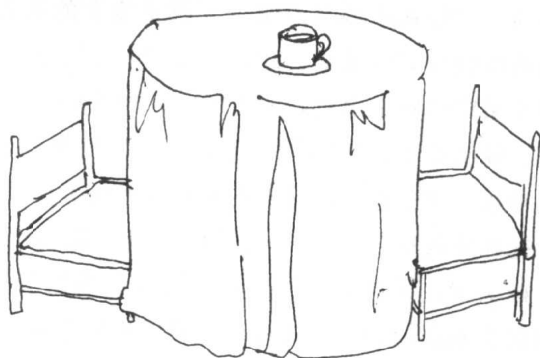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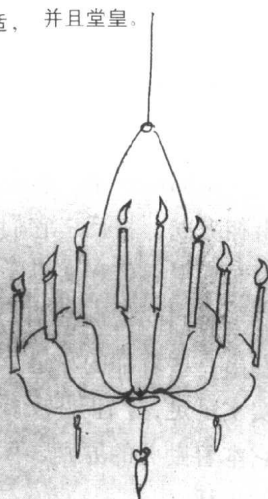
有着中产阶级气息的房间，

它和很多上海中等人家一样，

将卧室和客厅做在一起，

非但不局促，

还很舒适， 并且堂皇。



家具一色柚木，西洋款式。柚木的颜色比较暗，光线又是充足的，于是，房间里就有了一层暗光，显出一种古典的厚重的气质。床上蒙的床罩是垂了流苏的麻织的质地，桌布，沙发套，房间通向内阳台的落地门窗的帘子，都是麻织，扣纱，流苏垂地。这又在古典厚重之上，添了一层华丽。而那两张床，也并没有一点因为涉及私人生活而生出狎昵气，相反，它们使得整个房间有了居家的气氛，因而变得温馨和实惠。并且，并且它还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房间的俗丽格调，它们毕竟是堆砌过度了，几乎散发出一些奢靡的味道。但它们因于是那样的满满当当，实实足足，倒正好反映出它们实是出自一颗纯朴的心，它本着勤劳的原则，照着中产阶级的摹本，描画了自己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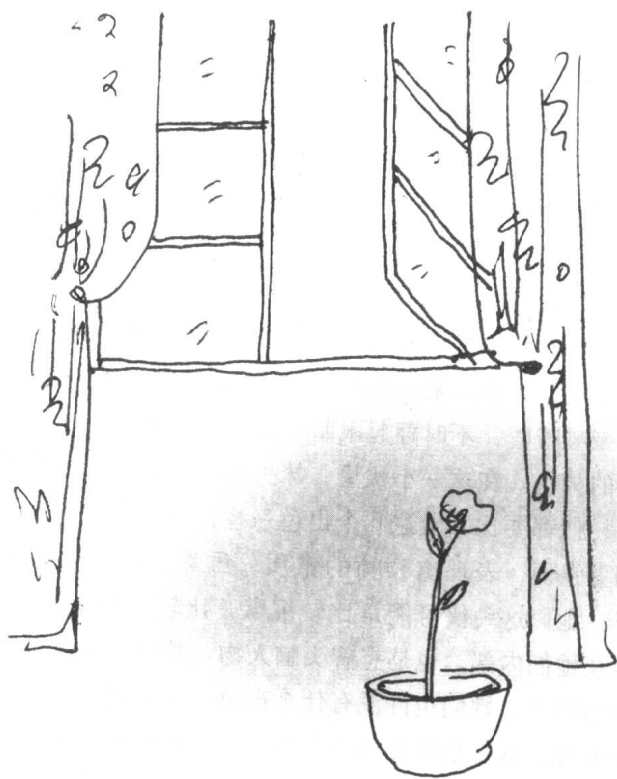
妹头和她的母亲睡在靠大橱的那张床，另一张床是父亲的。比较她的睡在内阳台，奶奶床上的哥哥弟弟，就可看出她在家中受宠的地位。她脚上穿的是皮鞋，哥哥和弟弟穿的则是出自奶奶手的，家做的布鞋。到了星期天，妹头穿上妈妈用各种零头料子替她做的新衣服，妈妈再用一把火钳，将妹头的额发和辫梢卷得蓬松和弯曲。把妹头收拾停当了，妈妈再接着收拾自己。这时候，妹头就在弄堂里，领受着小伙伴们的艳羡和欣赏，共同讨论衣服的颜色，式样，还有发梢的卷曲程度。妹

头虽然受宠，可是并不受放纵，所以，她倒一点不骄矜，同人很合得来。她很欢迎这样的讨论，因为成了中心，比往常还更谦逊一些。等她的父母终于打扮停当，姗姗地走出，搀起她的手，将她从小伙伴堆里领出，这时候，由不得她的，便也矜持起来。这一家三口啊！你能说他们就不是从隔壁的公寓里走出来的？男的，穿着浅色的西装，双色镶拼接缝的皮鞋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。女的，白色真丝的长袖衬衫，束在西装裙里，臂弯上挽了一件西装外套，玻璃丝袜，高跟鞋，头发是化学电烫的短发，但做得很自然，只在前额上，波浪略大一些，但很快便顺下来，变成小小的一卷，从耳后弯到腮边。小姑娘，则是像天使似的。在邻人们的赞叹声中，他们走出了弄堂。

这是这个家庭的黄金时代。最好是，大人永远不要老，孩子永远不要长大。做不到永远，那也慢一些，让人们充分地享受够了，再说。妹头睡在大房间里，妈妈的床上，枕头是宽大松软的，木棉芯子，荷叶边绣花的枕套。被子是鸭绒被，缎子包的胆，再套一个棉布的贴花的被套，中间镂空一个棱形的方块，露出内胆的缎面。由于十分的舒适和得意，妹头忍不住要动来动去，滚来滚去，这就要遭来妈妈的责打，怪她要把被子蹬破。要知道，这是鸭绒，绒头很细，有针尖大的缝，绒

头就要钻出来。妈妈给妹头看内胆的接缝，都镶着双边的滚条，一条墨绿压着一条铁锈红。针脚那么细密，几乎就看不出针眼。要是把它蹬脱线了，怎么办？妹头流着眼泪躺倒了。这会老实了，老实了一会，就进了梦乡。妹头由于和父母生活得贴近，其实是比哥哥和弟弟更多地挨责打。吃饭嘴里吃出“哏哏”的声音，要挨责打；坐相不好，坐在椅子边上，将椅子朝后翘起来，也要挨责打；和弟弟吵嘴，奶奶生了气，向妈妈告状，当然，她可能告的是完全另一件事，告她自己到橱里拖了新毛线衣去给楼上玲玲看，更要挨责打。这样的责打，一方面是使妹头学习了做女人的规矩，这规矩不是深宅大院里的教养，也不是小户人家的带有压迫性质的戒约，而是这样弄堂里的中等人家，综合了仪表，审美，做人，持家，谋生，处世，等等方面的经验和成规。既是开放，又是守旧的一点原则。这点原则，在妹头身上落实得挺完美，她真的长成了一个聪明，能干，有风度，又有人缘的小女人。但另一方面，这样频繁的责打也使得妹头有点皮厚。这皮厚，倒不是寡廉鲜耻的意思，而是，有承受力，在关键时刻，能豁得出去。

妹头在弄堂里和学校里，都不是最出挑的那个。最出挑的那个，或者是独立独行，或者是众星捧月地身边聚一大帮人，妹头这两样都不是。她总是有伴的，不



这是这个家庭的黄金时代。

最好是，大人永远不要老，
孩子永远不要长大。

多，那么三个或者四个。这三个或者四个中间，又总有一个是最最要好的。但也不是确定哪一个，而是一段期间这个，一段时间那个，这样便于说其他两个的坏话和不满。这样贴近的好朋友，互相总是要有些看法的，要她们憋在心里决不可能，她们都不是含蓄的人。可她们也不是对人严格的人，只不过有点小心眼，再带点嘴尖。所以，挑剔过了，之间的友谊反倒更亲密了。倘不是好朋友，谁能让她们这么计较？她们这些一伙的，在一起玩，大多就是胳膊和胳膊勾在一起，头碰头地，小声嘁嘁喳喳，不时翻起眼睛，向某一处瞟一下，十分机密的神色。在这一小伙里，妹头就是个头了。她的各方面，似都要比其余这几个出色一些，也更有主意，性格则更强硬，表现出领袖的素质，虽然，在更大的范围里，她们这一伙可能是比较沉默，比较不引人注目的，但在她们内部，也是有着头脑人物。并且，在没有交手的情形下，她们也许没有什么声色，一旦要交手，人们会发现，这一伙是相当不简单的。她们甚至要比那些平时出头露面的更具有潜在的能力。她们的判断，答辩，反应，以及引而不发的沉着，都胜人一筹。更令人们吃惊的是，她们对事物的看法，竟然是相当独到和精确的。她们自成一体，不受局势和潮流的影响，所以站不到风头上，可这不表明她们没有立场，是浑浑噩噩的

一伙。

妹头在弄堂和学校的小圈子里，有一个共同的成员，就是楼上的玲玲。玲玲住二楼朝西朝北的一间房间，房间里套了一个大卫生。可是这个大卫生不仅是通向玲玲家房间，还通向另一间朝北的小间，这小间一直横向二楼楼梯，将三角形的楼梯间接了起来，住了又一户人家。所以，这个大卫生就成了两家共用的卫生，同时，也做了两家共用的厨房。这条弄堂的房子，在二房东的手里，根据不同的房客的身份，要求，都进行了不同的改造，所以，房子和房子外部尽管一致，内部却千差万别。玲玲家有姐妹四个，加上父母，一家六口住这一间房间，在弄堂里也算是好的人家了，但比起妹头家，还是要差那么一点。玲玲在姐妹中排第三。在弄堂里，流行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说是行三的女孩都是家中最漂亮又最聪明的女孩，所以，玲玲便也认为是她家姐妹中最漂亮聪明的一个。她的漂亮主要体现在“白”上面。像她们弄堂里出来的孩子，脸色都是带些黄的。是那种清淡的，且带着偏狭口味的饮食，使这里的孩子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嘴巴都很刁钻。她们这不吃，那不吃，专捡一些古怪的少见的东西吃，比如海瓜子，比如糟鸡爪，比如缝衣针大小的海蜒拌点麻油。饭是要烧成泡饭，尖细的筷子头在水里捞上几粒米粒儿，那么吃。这

样少油水又味道细致，她们的舌苔都干净得几乎透明。她们的皮肤也是透明的。又是居住在这种深而阔大的楼房里，逼仄的房间，人口拥挤，她们本来就少见太阳，出于生怕晒黑的偏见，又格外不愿见太阳，不喜爱户外运动，皮肤更没了活力。在黄黄的脸色中，玲玲的皮肤显得格外的白，但并不是说气色好，而正是相反，她比其他女孩子更加孱弱。她的白是单薄的，稀释的白，就好像她缺少某一种什么色素，任何颜色都要比别人浅一成。她头皮是褐色的，眼珠子是褐色的，眼白呢，白过头了，倒有点泛蓝，这就使她看上去有些异样。她的头和脸很大，也是和身体相比的缘故，黄褐的头发薄薄地贴了头皮，编了两条齐肩的辫子，因为分不出头发来作刘海，就光着额头。眉毛很淡，几乎看不出来，双眼皮也几乎看不出来，很细的一道。鼻翼很小，仔细看去，便看见它们在轻微地翕动着，好像呼吸有些急促似的。嘴唇宽而薄，人中较长，就使得嘴形有些“包”，这种嘴形的女孩子大都有着暗藏的心计。其实，她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佝偻病的症状，这些症状却使她变成了一个干净，白皙，精巧的小姑娘。

妹头的脸色也是黄的，但比较人家的黄，她的黄里则含有一种质地比较厚密的青色，这使她在某一些情形下，或者是受了光，或者是受了热，她的脸色会忽然焕

发起来，变成光润的象牙白。进入青春期，这样美好的肤色就会长驻。毕竟有两个男孩子，男孩总是真爱吃，所以饮食就比较荤，口味也比较开。孩同桌吃饭，往往会有一种争口气的口了。因此，妹头的营养就要比弄堂里其他女孩丰厚一些，胃口也大一些，甚至有着一些美食的倾向。等到她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已经会烧几个很像样的苏锡帮的小菜了，四鲜烤夫，糖醋小排。当然，此时还只是些浓油赤酱的菜种，更进一步的，还有待她在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的过程中，慢慢学习。妹头的头发，是比较黑亮而且浓密的一种，由她妈妈做主的时候，总是将它留长编成辫子，然后用火剪烫弯辫梢和刘海。她妈妈多少有些把她当洋娃娃的心情，这也是小时候宠她的原因。可等到妹头有权力为自己头发作决定了——这种权力，弄堂里的女孩子都是比较早获得的，她们的形骸稍一脱离小孩子，有点小女人的样子，父母就给了她们平等权，尤其是妹头的母亲，当妹头不再是个洋娃娃了，她便急于她作自己的姐妹——这时候，妹头便改作短发了。在做母亲的姐妹这一点上，妹头的性急也是一样的，她来不及地要长大，长成一个成熟的女人。这也是和母亲给她的印象有关的。妹头不像有些孩子那样，单